



文苑

微短剧·小小说专版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顿悟

胡志

昔时，吾大学毕，业从体制内，体面也。自谓能说会道，亦谈婚论娶龄，然，觅女友经年，未果。

一哥们，长二岁，毕业于重点本科，理科男是也。时业为一工厂，官拜车间副主任。为人实而少言，乃吾挚友也。常与之小酌于席间，其时常携女士饮者二三，女辈观之其言少而朴诚，修内而稳重，皆悦之。

又一日，酒过三巡，众女对友者昂，激情然也。有递秋波者、曰爱者、推杯牵手者、敬酒跃跃欲亲者甚！场景哗然。

席毕，归来嗟叹，哥们讨异性欢有术，何也？吾善言，何喜欢者寡？思之多日，无解。

又一日，与友及诸朋聚，携疑求教一朋，朋者，研究生也。研思片刻，答曰：猫之捕鼠难道咋呼呼呼？

顿悟！

再老信三代人捕鱼为业。

有个习惯，再老信几十年没变——捕鱼归来，拴好木划子船，第一件事就是取半桶战利品，犒劳十来只鸬鹚。

行赏个个有份，论功数“杂毛”最大。每次下水，杂毛又凶又快，一口一条鱼。奖赏杂毛时，他挑最大的鱼，亲手投喂。百里河水百里场，一船鱼虾一船粮。那年秋后，再老信邀约几个同行，转场去下河捕鱼。

日子慢慢悠悠。一天，渔船划进河水中游一个叫鸬鹚围的地方。凭经验，再老信断定这块水潭能起鱼货。他挥动竹篙，一声长吆喝，“噼里啪啦”，将鸬鹚统统赶下水。

自然有法度，一物降一物，鸬鹚天生就好一口鱼。半袋烟工夫，这些家伙钻出水面，喉囊鼓鼓，等候“交公”。再老信捞这个，掐那个，手忙脚乱。

“平时好乖顺，今天怎么了呢？”杂毛的反常表现让再老信始料未及。换在平时，再老信每次捕鱼，无多有多少，从不空手，旁人眼红。

杂毛迟迟不吐，或许事出有因，再老信开始这么想，忍住性子等，可半晌过去，依旧帽儿不见顶。眼看日头落山，懒蚊虫吵翻天，伙计们不耐烦，再三催促，还说肯定是杂毛学坏，开溜了，先前也有鸬鹚出现这种情况。

再老信一等，二等，耐心渐渐失尽，再说怕耽误同行去下一站捕鱼，最后只好失望走人。

数日后，船靠集镇，这帮鸬鹚上岸歇脚，卖了鱼，吃了酒肉饭，逛了东街市，买了回去哄婆娘牙的稀罕物，逍遥快乐，沿路返回。

一个朦朦雨天，众人正划船上清浪滩，突然有个熟悉影子晃过，再老信赶紧松劝，瞪大眼睛张望，在岩墙边，意外发现失踪多日的杂毛。

看上去，杂毛有伤在身，颤颤微微，很虚弱的样子。只见它轻轻扑闪一下翅膀，发出“嘎嘎”声，一副乞求原谅的眼色。

上，收拾那些毛巾和木桶。

桂花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她租的是一间老式合租屋里的单间，在五楼，没有电梯。她爬上楼，脱掉大衣，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睡衣，觉得两条胳膊酸得像灌了铅。

饿。晚上那点菜汤和粥早消化干净了。她打开手机，点了一份附近的面条，加了一个鸡蛋。然后她靠在床头，闭着眼睛，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那张脸——那张在租车行柜台边发呆的脸，和那张躺在足疗店躺椅上的脸。

太累了。她想，今天这一天，太累了。

“笃，笃，笃——”十分钟后，有人敲门。

她走过去，打开门。门外站着个穿黄色外卖制服的男人，手里拎着一份餐盒。头盔还戴在头上，护目镜推到额前，勒出一道红印。她看清开门的人是谁，接餐盒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是二哈。

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只有楼梯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微弱的街边路灯灯光，照在他疲惫的脸上，照在她惊讶的眼睛上。

“您……您的外卖。”他说，把餐盒往前递了递，餐盒一边打转，一边晃动着。

她没有接。

沉默持续了好久。灯又亮了，又灭了。

最后，她伸出了手，接过那个温热的餐盒。她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干燥、冰凉，和傍晚在餐厅门口握手的时候一样。

“谢谢！”她说。

“不客气！”他说。

他转过身，开始下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一层，又一层，渐渐消失。

她关上门，把餐盒放在桌上，没有打开。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个餐盒，看了很久。

窗外，三月的夜风吹着广告牌，哗啦啦作响。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她想。但今天，实在是太长了。

字，直起腰，把大衣领子整了整。是桂花。

这回她没有回头。她收好单据，径直走向铁皮棚子的门口，推开吱呀作响的弹簧门，走进了外面的夜色里。

二哈站在柜台边，手里还握着自己那份交车单，看着那扇晃动的门，好一会儿都没动。

他从租车行出来，心里堵得慌。不是因为被骗——他自己也骗了人，而是因为这场相遇有一种让人疲惫的东西，像是镜子照镜子，照得人无处躲。

他不想回家，家里冷锅冷灶，昨夜的碗还刚坐进驾驶室，一抬头，就看见了十米开外的一幕。

桂花正从一辆黑色奥迪A6的驾驶座里出来，用遥控器锁了车。那奥迪车身干净，轮胎乌黑，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着内敛的光。她关上车门，一转身，目光正好和他的撞上了。

隔着两排车的距离，他们看着对方。

她先笑了，还是那种很短的笑，然后举起一只手，在空中停了一瞬，像是打招呼，又像是告别。他也回笑了一下。她转身朝停车场出口走去，高跟鞋在水洼边绕了一下，走得很稳。

门帘响了一下。有脚步声走近，然后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一双手把他的脚从水里捞起来，包上毛巾，开始按。

“先生，力度可以吗？”

他睁开眼。

她坐在小凳子上，穿着粉红色的工作服，头发发卡别到后面，露出光洁的额头。她正低着头，认真地按着他的脚踝，手指有力，动作熟练。

他盯着她的发顶，那里面有一小撮碎发，不服帖地支棱着。她没有抬头，好像完全不认识他。

“可以。”他说，声音有点哑。

她继续按，按得很专业，一句话也不多说。他也沉默着，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想象着它是怎么形成的。房间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偶尔的水声。

四十五分钟后，他付了钱，走了。她没有送，只是坐在小凳子



福生

得整齐，但袖口的扣子有一颗不是原配，说话声音不高，但总像在盘算什么。

吃完饭，他在门口替她拉开沉重的玻璃门。外面已经全黑了，街灯亮着，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反射着光。

“那——再联系。”她伸出手。

他握了握，手心干燥而冰凉，说：“再联系。”

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二哈走了大约三十步，拐进了旁边一条巷子里的收费停车场。他走向一辆银灰色的宝马X5，打开车门，

桂花正从一辆黑色奥迪A6的驾驶座里出来，用遥控器锁了车。那奥迪车身干净，轮胎乌黑，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着内敛的光。她关上车门，一转身，目光正好和他的撞上了。

隔着两排车的距离，他们看着对方。

她先笑了，还是那种很短的笑，然后举起一只手，在空中停了一瞬，像是打招呼，又像是告别。他也回笑了一下。她转身朝停车场出口走去，高跟鞋在水洼边绕了一下，走得很稳。

门帘响了一下。有脚步声走近，然后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一双手把他的脚从水里捞起来，包上毛巾，开始按。

“先生，力度可以吗？”

他睁开眼。

她坐在小凳子上，穿着粉红色的工作服，头发发卡别到后面，露出光洁的额头。她正低着头，认真地按着他的脚踝，手指有力，动作熟练。

他盯着她的发顶，那里面有一小撮碎发，不服帖地支棱着。她没有抬头，好像完全不认识他。

“可以。”他说，声音有点哑。

她继续按，按得很专业，一句话也不多说。他也沉默着，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想象着它是怎么形成的。房间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偶尔的水声。

四十五分钟后，他付了钱，走了。她没有送，只是坐在小凳子

欢吃牛肉面，你妈还在时，我们也……

少年(画外)：爸，我们家最爱吃牛肉面。

静寂。

长时间吃面的声音。

桌侧的筷子，又夹起一片牛肉，放到少年的碗中。

正面的筷子将刚夹过的牛肉夹起来，夹回桌侧的碗中。

少年(画外)：爸，您也吃几片，别老往我这边夹，我碗里都放不下了。

7. 面馆桌面。日。内。

桌正面，摆着一只清汤寡水的碗。

8. 面馆桌面。日。内。

很多筷子停在空中。

9. 面馆地面。日。内。

一双穿高跟鞋的脚，从巴台走来，停在男人与少年的桌边。

站立很长时间。

10. 面馆桌面。日。内。

男人与少年的桌面上，摆上一盘干牛肉。

少年(画外)：老板，放错了，我没点。

女人(画外)：不要钱的……今天本店店庆，入店有奖，优惠酬宾。

11. 面馆桌面全景。日。内。

桌面或干净或狼藉，只有男人与少年的桌面上，摆有一盆干牛肉。

12. 面馆地面。日。内。

少年的脚在前，男人与少年的脚，一步一步，缓慢地移向门口。

店地面，许多脚立在两边。看得出，这是面店的顾客给男人与少年让出一条路来。

一道阳光铺在男人与少年走道的上。

镜头上移，少年与男人的两手之间，是一根盲杖。

13. 街道。日。外。

阳光明媚。

车流如织。

人行道上，一老一少在搀扶着过马路。

《你是我的眼》音乐起。

(该剧本曾获北京电影学院微电影大赛十佳剧本奖，湖南省微文学大赛剧本二等奖)

三月的傍晚，街上还残留着化雪的寒气。二哈，一个三十岁出头、面容端正但略带疲惫的男士，坐在一家名为“小巴黎”的小餐厅靠窗的位置。他要了一瓶矿泉水和一杯加了柠檬红茶，不时看看表，又看看门外。

她来了，晚了七分钟。穿着深灰色的大衣，围着一条普通的羊毛围巾，手里提着一个样式陈旧的帆布包。她叫桂花，介绍人说她在某处做会计。

“对不起，路上堵。”她坐下，脱大衣的时候扫了一眼他面前的矿泉水和红茶，没有点咖啡，据说这个店的咖啡有“巴黎”味道。

“没什么，我也刚来。”二哈说。他招呼服务员，把菜单递给她。

桂花看菜单的时候，睫毛低垂着，鼻尖上有一点点汗珠，大概是一路走得急。她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菜汤和一份荞麦粥。

“您可以点些别的……”二哈说：“这家的鱼不错。”

“不用，我晚上吃得少。”她抬起眼睛看他，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像完成任务似的。

菜上得很慢。他们聊天气，聊城里的房价，聊介绍人那个多嘴多舌的姑妈。二哈注意到她的手，手指细长但皮肤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任何东西，但是是节骨有点粗，好像是茧。她注意到他打量她，就把手放到了桌上。

沉默了一会儿，她问：“你怎么来的？”

“共享单车。”他咧开嘴笑着说。又补充道：“天气暖和了，骑自行车有益健康。”

“你呢？”

“公交。”她说：“21路，直达，很方便。”

他们又沉默着吃了一会儿。

二哈心想，这姑娘朴素，朴素得近乎寒酸，但眼神里有一种沉静的东西，不是那种急于出嫁的焦灼。

她心想，这个男人穿

父子大餐

高汉武

人物：单亲盲

人父亲；学生儿子。

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雾气——让人感到温暖的热雾，弥漫画面。

柔和深情的音乐轻起。

两只筷子在雾气中欢快舞动。

筷子拼出片名：

大餐

1. 面馆桌面、地面。日。内。

同一桌面两侧，各放一双竹筷。

桌侧一方的下面，伸出一双脚。

穿胶底布鞋，半旧不新，干净。裤子黑色，裤腿宽松，布料廉价。

2. 面馆吧台。日。内。

一只少年的白净的手指指着台面上的价目表。

从骨节看出，是男孩的手。

价目表上，能清晰地看到“牛肉面8元 光头面4元”字样。

少年的手在牛肉面与光头面上各点一下。

少年的声音(画外，大声)：老板，两碗牛肉面！

女人(画外)：这是……？

3. 面馆地面、桌面。日。内。

开裂的瓷砖地面。

密密地立着几排椅脚。

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小店，店里还没有其他顾客。

一双穿平价、白底运动鞋的脚，从椅脚中穿过，在放着两双筷子的桌前停住，转动。从脚的姿势看，少年坐到了椅子上，正面对着我们。

这个就是最好的

朱净波

吴志立插图

橘妹生在大山里，橘妹本名叫菊花。初中时，她觉得菊花太土了，她将名字改成了橘花，大家叫法还一样。“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橘花开时，正是学子升学季；橘子红了，又到农家收获时。

橘花开在后山中，洁白如雪，沁人心脾。小时候，橘妹总爱骑在爸爸的肩膀上，穿过橘林，又好看又好闻。可是后来宠溺她的爸爸因病去世，家中少了个顶梁柱，本不充裕的日子更难了。这时哥哥已考上高中，可面对一儿一女几百元的学杂费，实在无法可想的母亲犯愁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只能心一横，将兄妹俩叫到跟前：“娘老子的对不住你们，你们只能一个继续读，咋办呢？”娘说完就转过身去抹眼泪。

哥哥说：“我读了高中，够用了。妹子还小，要多读点书！”妹妹说：“哥哥成绩比我好，让他读！”。兄妹俩不争还好，这一争让娘更难了。最后还是妹妹的话打动了她：“我还要读好几年，哥只有两年就上大学了，考上了大学，家里就有希望了！”这话得到了母亲的心坎上：“你们两个不争了，读书的要记得家里人！”

当左邻右舍家的少男少女们结伴嬉闹着去上学时，橘花独自披着用塑料袋自制的雨衣，跌在山野里打猎草。或是背着长柄赶鸭锹，在田野里深一脚浅一脚放鸭子。小时候，父亲经常牵着她的小手放鸭子，小鸭带着小鸭欢快地觅食，爸爸带着她欢快地放鸭。想起这些，橘花眼泪叭叭叭的掉落到水田里，溅起一朵朵小水花。但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现在她不希望生猪快长，鸭子多下蛋，这样橘子红时哥哥的学费就有着落。母亲也不必半夜起床去镇上早餐店打工，至少可以换个好点的工资。

哥哥的书包很轻，但他背起来却很沉重。哥哥为省钱，读的是通学，学校离家十里地，放学路上，他将一辆破旧自行车踩得飞快，他要去接崎岖山路满头大汗挑柴的妹妹，要背起背篓进山打药材，那是爸爸曾手把手教他的，晒干就能变钱呢。橘子红了三回，橘妹的一双小脚也长成了大脚，把门前那条山路都踩变了样。但橘花不埋怨，她梦见哥哥考上了大学，梦见母亲的脸上有了血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也许与运气无关，在那个一个村子甚至一个乡也难出个大学生的时代，哥哥落榜了。哥哥的心碎了，妹妹梦却没有破，她让眼泪往肚里流，笑着用衣袖拭干哥哥脸上的泪水：“哥，别哭，还有明年。我去帮你找学费！”

第二年，也许是压力太大，哥哥依然差了一点点。平日记得烂熟的东西，在终考最后几分钟居然脑海一片糨糊。“还试一次吧！放手一试，咱们不去想结果，没考上大不了咱们一起养猪。”妹妹抓着哥哥的胳膊苦苦地恳求。

第三年，哥哥终于考上了，还是重点本科。橘妹看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心里比哥哥还甜。

又是几年橘花开。这年橘子红了时，学农业的哥哥还差一年就毕业，妹妹也要出嫁了，她什么嫁妆都不要，只是笑着对送亲的哥哥说你记得把学到的技术教给我，说完摘下一串红红的橘子上了路……

橘子红了十几茬，橘妹也变成了橘姨，成了有名的科技种植专业户。县里选她作代表去省里领奖，代表省里给她颁奖的教授正是自己的哥哥。白发的老娘从电视看到了这一幕，高兴得合不拢嘴，露出一口新装的假牙：“以后不限定送别的把我了，这个就是最好的！”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公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正文13字符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电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信：长沙同城通 刊登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遗失租赁合同，807026/800664/833461；中介服务收费收据，编号：171586/171587/240929/2409228/2409227；房屋购买委托协议，编号：0001088；以上文书的编号文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李秀云(股权证号 109001,9.9股)、熊双(股权证号 109002,10股)、熊刚(股权证号 109121,7.5股)、熊娟(股权证号 109144,2.2股)遗失由长沙市五一实业有限公司核发的股权证，特此声明作废。		
●邵震江 声明作废，警号：4330333，声明作废。 ●吴柯遗失 4301021981090745 1962号残疾证，声明作废。		